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西晉文紀卷三 四

詳校官庶吉士臣初喬齡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覆校官博士臣劉光第

校對官中書臣范　鏊

謄録監生臣戴朝琛

謄録監生臣孫鶴年

西晉文紀卷三

明 梅鼎祚 編

西晉三

惠帝諱衷字正度武帝第二子泰始三年立為皇太子嗣位十七年中毒薨

改元永平詔武帝太熙元年四月崩皇太子即位改元永熙明年正月改元永平

朕夙遭不造淹恤在疚賴祖宗遺靈宰輔忠賢得以眇身託于羣后之上懼于大道不明于訓戰戰兢兢夕惕若厲乃者哀迷之際三事股肱惟社稷之重率遵翼室

之典猶欲長奉先皇之制是以有永熙之號然日月踰邁已涉新年開元易紀禮之舊章其改永熙二年為永平元年晉書

秘書監詔永平元年

秘書監綜理經籍考校古今課試署吏須有四百人直專其事王隱晉書

改著作詔元康二年於是改隷秘書省

著作舊屬中書而秘書既別典文籍今改中書著作郎

為秘書著作郎北堂書鈔

皇后蠶服詔元康六年

魏以來皇后蠶服皆以文繡非古義也今宜純服青以為永制晉書

公孫淑妃進貴人詔

峻陽園淑妃公孫明識貞粹今進位為貴人晉起居注

輔太子詔惠帝即位立適為皇太子盛選德望以為師傅元康元年出就東宫又詔

適尚幼蒙今出上東宫雖當賴師傅羣賢之訓其遊處

左右宜得正人使共周旋能相長益者太保衛瓘息庭司空隴西王泰息畧太子太傅楊濟息毖太子太師裴楷息憲太子少傅張華息禕尚書令華廙息恒並以道義之門有不肅之訓其令此六人更共往來與太子習數備賓友也（王隱晉書雖晉書作惟長益者止）

隴西王世子越楊邈奉朝請詔（元康二年越以隴西王世子為騎都尉與駙馬都尉楊邈及琅邪王伷子繇俱侍講東宫　越改封東海）

隴西王世子越駙馬都尉楊邈並可奉朝請侍從左右

與太子游處晉起居注

立愍懷子臧為皇太孫詔臧字敬文太子第二子初與父同幽金墉永康元年立後為趙王倫所廢見害

咎徵數發姦回作變適既逼廢非命而沒今立臧為皇太孫晉書

汝南王亮為太宰詔永平元年三月

大司馬汝南王亮體道沖粹通識政理宣翼之績顯於本朝二南之風流于方夏將憑遠猷以康王化其以亮

為太宰録尚書事入朝不趨劒履上殿增掾屬十人給千兵百騎與太保衛瓘對掌朝政

矯授楚王瑋詔

永平元年六月汝南王亮太保衛瓘以瑋性貪戾使與諸王之國瑋甚忿長史公孫宏舍人岐盛為亮瓘所惡矯稱瑋命誣亮瓘於賈后后使惠帝為詔收亮瓘并以瑋矯制並殺之後為瑋發哀賈后惡亮瓘又忌瑋故以計相次誅

太宰太保欲為伊霍之事王宜宣詔令淮南長沙成都王屯宮諸門廢二公

發楚王哀詔

周公決二叔之誅漢武斷昭平之獄所不得已者廷尉

奏瑋已伏法情用悲痛吾當發哀

徙東萊王蕤詔 蕤齊王攸子冏之弟積怨冏密表冏專權與左衛將軍王輿謀

廢冏事覺免為庶人

大司馬以經識明斷高謀遠略猥率同盟安復社稷自

書契所載周召之美未足比勲故授公上宰東萊王蕤

潛懷忌妬包藏禍心與王輿密謀圖欲譖害收輿之日

蕤與青衣共載微服奔走經宿乃還奸凶赫然妖惑外

内又前表罔所言深重雖管蔡失道牙慶亂宗不復過也春秋之典大義滅親其徒⿺辶埶上庸

立成都王頴為皇太弟詔 永安元年二月初太子遹廢从立清河王覃為太子成都王頴復廢覃自立為皇太弟

朕以不德纂承鴻緒于兹有五載禍亂滔天姦逆仍起至乃幽廢重宫宗廟圮絶成都王頴温仁惠和剋平暴亂其以頴為皇太弟都督中外諸軍事丞相如故

豫章王熾為皇太弟詔 永安元年十二月河間王顒將張方逼帝遷長

安顯弢頴表立熾為太弟是為懐帝

天禍晉邦冢嗣莫繼成都王頴自在儲貳政績虧損四海失望不可承重其以王還第豫章王熾先帝愛子令問日新四海注意今以為皇太弟以隆我晉邦以司空越為太傅與太宰顒夾輔朕躬司徒王戎參録朝政光禄大夫王衍為尚書左僕射安南將軍虓安北將軍濬平北將軍騰各守本鎮高密王簡為鎮南將軍領司隷校尉權鎮洛陽東中郎將模為寧北將軍都督兾州鎮

于鄴鎮南大將軍劉宏領荆州以鎮南土周馥繆胤各還本部百官皆復職齊王冏前應還第長沙王乂輕陷重刑封其子紹為樂平縣王以奉其嗣自頃戎車屢征勞費人力供御之物皆減三分之二戶調田租三分減一蠲除苛政愛人務本清通之後當還東京晉書北堂書鈔詔云天禍晉祚冢嗣莫繼鸞軨弗禦禁軍莫衛

琅邪王睿通直詔

散騎常侍琅邪王睿日新匪懈宜在機近其令睿通直

也

董猛封武安侯詔永平元年

中侍董猛固讓封邑其封武安侯晉惠帝起居注

張華為中書監詔永平元年

華前任中書有思謀之勤機密之要宜得其才以華為中書監加侍中王隱晉書

張華儀同三司詔元康元年

中書監光祿大夫張華歷世腹心情所憑賴故疇其勲

績使儀同三司而虛沖挹損雅違高尚其以為光祿大夫儀同三司本職如故晉起居注

追復張華爵位詔華為趙王倫所害倫誅詔令羣官通議多稱其宛宜復爵位太安二年下詔

夫愛惡相攻佞邪醜正自古而有故司空壯武公華竭其忠貞思翼朝政謀謨之勳每事賴之前以華弼濟之功宜同封建而華固讓至于八九深陳大制不可得爾終有顛敗危辱之慮辭義懇誠足勸遠近華之至心誓

於神明華以伐吳之勳受爵於先帝後封旣非國體又不宜以小功踰前大賞華之見害俱以奸逆圖亂濫被枉賊其復華侍中中書監司空公廣武侯及所沒財物與印綬策遣使弔祭之

給周處母詔 永平七年

處母年老加以遠人朕每愍念給其醫藥酒米賜以終年 並晉書

王渾録尚書事詔 元康元年

司徒王渾秉德中正器量宏遠歷位外内文武勲庸著在方策宜參彌機衡以亮天工其可錄尚書事晉起居注秉德中正書鈔作秉法從正器一作思

王戎開府詔元康元年　戎字濬沖琅邪臨沂人終司徒

尚書僕射光禄大夫王戎清虛履道謀猷沖遠敭歷外任宣力四方入掌機衡官才允叙將澄清風俗顯一羣望宜崇其職乃可贊成王化其以光禄大夫開府儀同三司王隱晉書　晉起居注詔云光禄大夫王戎光禄大夫裴楷開府辟召儀同三司

王戎領吏部詔 元康元年

夫興治成務要在官人銓管之為任不可假授侍中中書令光禄大夫王戎經德靜正鑒識明遠其以戎領吏部 晉起居注

王戎為尚書令詔 永寧元年惠帝反宫以戎為尚書令 太平御覽作太熙元年

夫總百揆之得失管王政之開塞者端右之職也是以自漢代以來每選此官必慎其人議郎王戎可為尚書

令　晉書

楊超為騎都尉詔　永寧初

舅氏失道宗族隕墜渭陽之思孔懷感傷其以務亭侯楊超為奉朝請騎都尉以慰蓼莪之思焉　並晉書

封石苞孫詔　元康元年

故樂陵公石苞國祚莫繼其特以苞孫行為樂陵公

封王基孫詔

司空王基爵祚再絕其以故安陽令振次男恢紹爵　並晉

起居注

## 復位詔

永寧元年正月趙王倫篡位遷帝于金墉城是年四月倫誅復位

朕以不德纂承皇統遠不能光濟大業靖綏四方近不能閑明刑威式遏姦宄至使逆臣孫秀敢肆凶虐窺間王室遂奉趙王倫饕據天位鎮東大將軍齊王冏征北大將軍成都王穎征西大將軍河間王顒並以明德茂親忠規允著首建大策匡救國難尚書淮共立大謀左衛將軍王輿與羣公卿士協同謀畧親勒本營斬秀及

其二子前趙王倫為秀所誤與其子等已詰金墉迎朕幽宮旋軫閶闔豈在余一人獨饗其慶宗廟社稷實有賴焉

討劉輿詔 永安二年十月輿字慶孫中山魏昌人張昌之亂劉喬為豫州刺史東海王越以范陽王虓領豫州喬距之輿時為潁川太守毗於虓喬表列輿罪惡河間王顒乃宣詔使劉宏等併力攻虓虓於許昌輿弟琨率衆救虓未至虓敗後為東海王越長史

得豫州刺史劉喬檄稱潁川太守劉輿迫脅騶騎將軍虓距逆詔令造構凶逆擅劫郡縣合聚兵衆擅用茍晞

為兖州斷截王命鎮南大將軍荆州刺史劉宏平南將軍彭城王繹等其各勒所統徑會許昌與喬并力今遣右將軍張方為大都督統精卒十萬建武將軍呂朗廣武將軍騫𤢖建威將軍刁默等為軍前鋒共會許昌除輿兄弟

同前 前見惠帝紀此見劉輿傳總一詔也

頴川太守劉輿廹脅范陽王虓距逆詔命多樹私黨擅劫郡縣合聚兵衆輿兄弟昔因趙王倫親擅弄權勢凶

狡無道久應誅夷以遇赦令得全首領小人不恴為惡日滋輙用茍睎為兖州斷截王命鎮南大將軍宏平南將軍彭城王繹征東大將軍凖各勒所領徑會許昌與喬并力令遣右將軍張方為大都督督建威將軍呂朗陽平太守刁默率步騎十萬同會許昌以除輿兄弟敢有舉兵距違王命誅及五族能殺輿兄弟送首者封三千戶縣侯賜絹五千匹

青筒詔　張方之亂逼上出謁宗廟上以青筒詔勅中書

體中不佳不堪出也晉八王故事

追復愍懷太子適册文 賈后既誅册復太子迎太子喪於許昌又為哀册謚愍懷

皇帝使使持節兼司空衛尉伊策故皇太子之靈曰嗚呼維爾少負岐嶷之質荷先帝殊異之寵大啓土宇奄有淮陵朕奉遵遺旨越建爾儲副以光顯我祖宗祗爾德行以從保傅事親孝敬禮無違者而朕昧于凶構致爾于非命之禍仰申生孝已復見於今賴宰相賢明人

神憤怨用啓朕心討厥有罪咸伏其辜何補於荼毒究魂酷痛哉是用切怛悼恨震動於五内今追復皇太子喪禮反葬京畿祠以太牢蒐而有靈尚獲爾心喪禮王隱晉書有備至二字

告愍懷太子哀策文

皇帝臨軒使洗馬劉務告于皇太子之殯曰咨爾遹幼稟英挺芬馨誕茂既表髫齔高明逸秀昔爾聖祖嘉爾淑美顯詔仍崇名振同軌是用建爾儲副永統皇基如

何凶戾潛構禍害如兹哀感和氣痛貫四時嗚呼哀哉爾之降廢寔我不明牝亂沈裁釁結禍成爾之逝矣誰百其形昔之申生含枉莫訟今爾之負抱寃于東悠悠有識孰不哀慟壼關干主千秋悟已異世同規古今一理皇孫啓建降祚爾子雖悴前終庶榮後始宅穸既營將寧爾神華髦電逝戎車雷霆芒芒羽葢翼翼緇紳同悲等痛孰不酸辛庶光來業永世不泯並晉書

齊王冏復封册永興初以冏有誅賈后復惠帝之勲輕陷重刑乃封子超為縣

王以繼同祀光熙初追册同

咨故大司馬齊王冏王昔以宗藩穆胥紹世緒于東國作翰許京允鎮靜我王室誕率義徒同盟觸澤克成元勲大濟賴東朕用應嘉茂績謂篤爾勞俾式先典以疇兹顯懿廓土殊分跨兼吳楚崇禮備物寵侔蕭霍庶憑翼戴之重永隆邦家之望而恭德不建取侮二方有司過舉致王于戮古人有言曰用其法猶思其人况王功濟朕身勲存社稷追惟既往有悼於厥心哉今復王本

封命嗣子還紹厥緒禮秩典度一如舊制使使持節大鴻臚即墓賜策祠以太牢寃而有靈祇服朕命肆寧爾心嘉茲寵榮並晉書

何攀封西城公策 攀字惠興蜀郡郫人為翊軍校尉誅楊駿策封

於戲在昔先王光濟厥世罔不開國列土建德表功也故逆臣楊駿謀危社稷構兵飛矢集于殿庭白刃交於宮闈攀受命奮討凶逆速殄忠烈果毅朕甚嘉焉今以魏興之西城為攀封國錫茲玄社苴以白茅永為晉藩

輔往欽哉敬乃有土惠康黎元無或以隳爾顯烈華陽國志

贈汧督馬敦策書敦與氐賊齊萬年力戰存汧為州司所誣下獄以梁王彤疏理追贈

皇帝咨故督守關中侯馬敦忠勇果毅率厲有功固守孤城危逼獲濟寵秩未加不幸喪亡朕用悼焉今追贈牙門將軍印綬祠以少牢魂而有靈嘉茲寵榮見潘岳馬汧督誄

北堂書鈔載齊王九錫文梟滅凶醜罪人斯得是用錫君鈇鉞各一

懷帝名熾字豐度武帝第二十五子封豫章郡王立為皇太弟惠帝崩嗣位五年洛京陷為劉

聰執歸平陽封會稽公見弒

劉寔以侯就第詔懷帝即位寔授太尉自陳年老固辭不許左丞劉坦上言宜聽寔所守詔曰

昔虞任五臣致垂拱之化漢相蕭何興寧一之譽故能光隆於當時垂裕於百代朕紹天明命臨御萬邦所以崇顯政道者亦賴之於元臣庶尹畢力股肱以副至望而君年耆告老確然難違今聽君以侯就第位居三司之上秩祿準舊賜几杖不朝及宅一區國之大政將就

諮于君副朕意焉

詔苟晞

晞初為北軍中候行兗州刺史東海王越為太傅輔政命晞破汲桑定鄴立諸戰功越以司馬潘滔等謀遷晞鎮青州刺史已滔等又共誣陷晞晞乃移告諸州稱已功伐陳越罪狀時懐帝惡越專權詔晞

朕以不德戎車屢興上懼宗廟之累下愍兆庶之困當賴方岳為國藩翰公威振赫然梟斬藩桑走降喬朗魏植之徒復以誅除豈非高識明斷朕用委成加王彌石勒為社稷之憂故有詔委統六州而公謙分小節稽違

大命非所謂與國同憂也今復遣詔便施檄六州協同
大舉翦除國難稱朕意焉
又手詔 永嘉五年復詔晞討越 越出牧豫州以討晞會越薨
太傅信用姦佞阻兵專權内不遵奉皇憲外不協比方
州遂令戎狄充斥所在犯暴留軍何倫抄掠宫寺刼剝
公主殺害賢士悖亂天下不可忍聞雖惟親親宜明九
伐詔至之日其宣告天下率齊大舉桓文之績一以委
公其思盡諸宜善建宏略道濇故練寫副手筆示意 並晉

書

愍帝 名鄴字彥旗武帝孫吳王晏之子繼伯父封秦王懷帝被執為皇太子入長安即帝位四年劉曜陷長安出降封懷安侯見弒而西晉亡

詔瑯琊王睿南陽王保 愍帝即位以睿為左丞相大都督陝東保為右丞相大都督陝西詔二王又詔瑯琊 睿即元帝保字景度襲父封歷位相國愍帝陷自稱晉王

夫陽九百六之菑雖在盛世猶或遘之朕以幼沖纂承洪緒庶憑祖宗之靈羣公義士之力蕩滅凶寇拯拔幽

宮瞻望未達肝心分裂昔周邵分陜姬氏以隆平王東遷晉鄭為輔今左右丞相茂德齊聖國之昵屬當恃二公掃除鯨鯢奉迎梓宮克復中興令幽并兩州勒卒三十萬直造平陽右丞相宜帥秦涼梁雍武旅三十萬徑詣長安左丞相帥所領精兵二十萬徑造洛陽分遣前鋒為幽并後駐赴同大限克成元勲

又詔琅琊王睿

朕以沖昧纂承洪緒未能梟夷凶逆奉迎梓宮枕戈煩

究肝心抽裂前得魏浚表知公帥先三軍已據壽春傳檄諸侯協齊威勢想今漸進已達洛陽涼州刺史張軌乃心王室連旗萬里已到汧隴梁州刺史張光亦遣巴漢之卒屯在駱谷秦川驍勇其會如林聞遣使適還具知平陽定問云幽并隆盛餘胡衰破然猶恃險當須大舉未知公今所到是以息兵秣馬未便進軍今為已至何許當須來旨便乘輿自出會除中原也公宜思宏謀猷勗濟遠略使山陵旋反四海有賴故遣殿中都督劉

蜀蘇馬等具宣朕意公茂德昵屬宣隆東夏恢融六合非公而誰但洛都陵廟不可空曠公宜鎮撫以綏山東右丞相當入輔弼追蹤周邵以隆中興也晉一作附

平東將軍宋哲宣詔元帝建武元年二月哲至宣詔羣臣請上尊號不許

進位晉王

時遭迍否皇綱不振朕以寡德奉承洪緒不能祈天永命紹隆中興至使外寇敢帥帥旅逼迫京輦朕今幽塞窮城憂慮萬端恐一旦崩潰卿指詣丞相具宣朕意使

攝萬機時據舊都修復陵廟以雪大恥並晉書

張軌進封西平公詔惠帝時軌據有涼州因校涼州刺史會懷帝遷於平陽愍帝時為秦王軌檄兵勤王及即位詔軌進爵梁州牧西平郡公軌固讓不受

朕以寡昧纂承大統未能梟除凶逆奉迎梓宮枕戈含究肝心碎裂惟爾涼州刺史張軌乃心王室旌旗連絡萬里星赴進次汧隴使當協力濟難恢復神州故遣中常侍蘇馬拜爾為鎮西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加侍中封西平郡公十六國春秋前涼錄

張寔授西平公策書 寔為軌子嗣攝父位建興二年下詔

維乃父武公著勳西夏頃胡賊狡猾侵逼近甸義兵銳卒萬里相尋方貢遠珍府無虛歲方委專征蕩清九域昊天不弔凋余藩后朕用悼厥心維爾雋劭英毅宜世表西海今授持節都督涼州諸軍事西中郎將涼州刺史領護羌校尉西平公往欽哉其闡宏先緒作屏王室 前涼錄句作纖劭作勁今校下有使字

臨降下張寔詔 愍帝將降劉曜下詔寔以天子蒙塵沖讓不拜

天步厄運禍降晉室京師傾陷先帝晏駕賊庭朕流漂宛許爰曁舊京羣臣以宗廟無主歸之於朕遂以沖眇之身託于王公之上自踐寶位四載于茲不能剪除巨寇以救危難元元兆庶仍遭塗炭皆朕不明所致羯賊劉載僭稱大號禍加先帝肆殺藩王深惟仇恥枕戈待旦劉曜自去年九月率其蟻衆乘虛深寇劫質羌胡攻沒北地麴允總戎在外六軍敗績侵逼京師矢流宮闕胡崧等雖赴國難斂而無効圍塹十重外救不至糧盡

人窮遂為降虜仰慙乾靈俯痛宗廟君世篤忠亮勳隆西夏四海具瞻朕所憑賴今進君大都督涼州牧侍中司空承制行事瑯琊王宗室親賢遠在江表今朝廷播越社稷倒懸朕以詔王時攝大位君其挾贊瑯琊共濟艱運若不忘主宗廟有賴明便出降故夜見公卿屬以後事密遣黃門郎史淑侍御史王沖齎詔假授臨出寄命公其勉之

索綝領太尉詔 綝懷帝時為馮翊太守長安陷糾義破賊協立愍帝歷遷尚書

右僕射
尋又詔

朕昔遇厄運遭家不造播越宛楚爰失舊京幸宗廟寵靈百辟宣力得從藩衛託乎羣公之上社稷之不隕實公是賴宜贊百揆傳弼朕躬其授衛將軍領太尉位特進軍國之事悉以委之　晉書

寒食散論　世說注秦丞相寒食散論按愍帝封秦王為丞相疑是附此

寒食散之方雖出漢代而用之者寡靡有傳焉魏尚書何晏首獲神效由是大行於世服者相尋也

西晉文紀卷三

# 西晉文紀卷四

明 梅鼎祚 編

## 西晉四

### 武帝左貴嬪

名芬齊國臨淄人秘書郎思之妹少好學善綴文名亞於思武帝納為貴嬪以才德見稱帝重芬辭藻方物異寶必詔為賦頌有集四卷

#### 獻武元楊皇后誄表

晉書

伏惟聖善宣慈仁洽六宮含弘光大德潤四海妾聞之前志畢不誄尊少不誄長楊雄臣也而誄漢后班固子

也而誄其父皆以述揚景行顯之竹帛豈所謂三代不同禮隨時而作者乎

元皇后誄

惟泰始十年秋七月景寅晉元皇后楊氏崩嗚呼哀哉昔有莘適殷姜姒歸周宣德中闈徽音永流樊衛二姬匡齊翼楚馬鄧兩妃亦毘漢主峩峩元后光嬪晉室伉儷聖皇比蹤往古遭命不永背陽即陰六宮號咷四海慟心嗟予鄙妾銜恩特深追慕三良甘心自沈何用存

思不忘德音何用紀述託辭翰林乃作誄曰
赫赫元后出自有楊奕世朱輪燿彼華陽惟嶽降神顯茲禎祥篤生英媛休有烈光含靈握文異於庶姜和暢春日操厲秋霜疾彼攸遂敦此義方率由四教匪怠匪荒行周六親徽音顯揚顯揚伊何京室是臧乃娉乃納聿嬪聖皇正位閨闈惟德是將鳴佩有節發言有章仰觀列圖俯覽篇籍顧問女史咨詢竹帛思媚皇姑虔恭朝夕允釐中饋執事有恪於禮斯勞於敬斯勤雖曰齊

聖邁德日新日新伊何克廣弘仁終溫且惠帝妹是親經緯六宮罔不彌綸聾妄惟仰譬彼北辰亦既青陽鳴鳩告時躬執桑曲率導媵姬修成蠶簇分繭理絲女工是察祭服是治祇奉宗廟永言孝思於彼六行靡不蹈之皇英佐舜塗山翼禹惟衛惟樊二霸是輔明明我后異世同矩亦能有亂謀及天府內敷陰教外毘陽化綢繆庶政密勿夙夜恩從風翔澤隨雨播中外禔福遐邇詠歌天祚貞吉克昌克繁則百斯慶育聖育賢教踰妊

姒訓邁姜嫄堂堂太子惟國之元濟濟南陽為屏為藩本枝菴藹四海蔭馮徽斯皇妣孰茲克臻曰乾蓋聰曰聖允誠積善之常五福所幷宜享高年匪隕匪傾如彭之齒如耼之齡云胡不造丁茲禍殃寢疾彌留寤寐不康巫咸騁術和鵲奏方祈禱無應嘗藥無良形神既離載昏載荒奄忽崩徂湮精滅光哀哀太子南陽縈昌攀援不寐擗踴摧傷嗚呼哀哉闔宮號咷宇內震驚奔者塡衢赴者塞庭哀慟雷駭流淚雨零歔欷不已若喪所

生惟帝與后契濶在昔比翼白屋雙飛紫閣悼后傷后早即窀穸言斯既及涕泗隕落追惟我后寔聰實哲通於性命達於儉節送終之禮比素上世䂂無珍寶唅無明月潛輝梓宫永背昭晰臣妾哀號同此斷絶庭宇遏寂幽室增陰空設帷帳虚置衣衾人亦有言神道難尋悠悠精爽豈浮豈沈豐奠日陳冀魂之臨執云元后不聞其音乃議景行景行已溢乃考龜筮龜筮襲吉爰定宅兆克成玄室魂之往矣於以今日仲秋之辰啓明始

出星陳夙駕靈輿結駟其輿伊何金根玉箱其駟伊何
二駱雙黃習習容車朱服丹章隱隱轜軒弁經總裳華
轂曜野素蓋被原方相仡仡旌旐翻翻輓童引歌白驥
鳴轅觀者夾塗士女涕漣千乘萬騎迄彼峻山峻山峩
峩曾阜重阿弘高顯敞據洛背河左瞻皇姑右睇帝家
推存揆亡明神所嘉諸姑姊妹娣姒媵御追送塵軌號
咷衢路王侯卿士雲會星布羣官庶僚縞蓋無數咨嗟
通夜東方云曙百祇奉迎我后安厝中外俱臨同哀並

慕涕如連雲淚如湛露扃閨既闔窈窈冥冥有夜無晝曷用其明不封不樹山坂同形昔后之崩大火西流寒往暑過今亦孟秋自我銜卹倏忽一周衣服將變痛心若抽逼彼禮制惟以增憂去此素衣結戀靈邱有始有終天地之經自非三光誰能不零存播令德沒圖丹青先哲之志以此為榮溫溫元后實宣慈惠撫育羣生恩惠滋焉遺愛不已永見思焉懸名日月垂萬春焉嗚呼庶妾感四時焉言思言慕涕漣洏焉敦一作執羣妾作孥妾祇奉作祇承

巷靄作晻靄和鵲作扁鵲祈禱作祈福將離作既離載昏作精氣實作瑶背河作依河並纂作共纂連雲作連雨已作忘

萬年公主誄晉書左貴嬪傳武帝女萬年公主薨痛悼不已詔芬為誄其文甚麗

昔蒲衣早智周晉夙成咸以岐嶷名存典經猗歟公主在幼克哲方德比齒有邈先烈何德之盛而年或闕何華之繁而實不結雨墜風逝形影長滅茫茫京室河洛所經陰精發曜降茲淑靈篤生公主誕膺休禎秀生紫微日暉月明既睇艷姿徽音孔昭眄倩其媚婉曼其嬌

寵玩軒陛如瓊如瑶雖則弱齒㜸德兼苞五福所集聞之先民積善鍾慶祐德輔仁宜終淑美光暉日新云何降戾景命不振暿暿榮曜英蕤始芳何辜於天猥遇降霜煢煢稚魂飄飄遐翔於戲何辜痛茲不福生而何晚沒而何速酷矣皇靈謬哉司祿嗚呼哀哉日月載馳白露凝結自王薨徂奄離時節吉凶乖邈存亡異制將遷幽都潛神永翳嗚呼公主魂豈是綏岌岌靈轜駿駟騑騑挽僮齊唱悲音激摧士女歔欷高風增哀一日不見

採蕭作歌況我公主形滅體訛精靈遷逝幽此中阿言思言念涕淚滂沲嗚呼哀哉

虞舜二妃贊

眇矣二妃體靈應符奉嬪於嬀光此有虞沅湘示教靈德永敷惟斯善美諒無泯乎

周宣王姜后贊

昭昭宣王克復前制亹亹姜后乃激乃厲執心至公以恢明世

荆武王夫人鄧曼贊

天道惡盈極數則徵邈哉鄧曼心映禍幾覩兆嘆亡考德知衰賢哉卓殊邈哉難追

魯敬姜贊

邈矣敬姜含德之英于行則高于理斯明垂訓于宗厲發奇聲宣尼三嘆萬代遺馨

齊義繼母贊

聖教玄化禮貴信誠至哉繼母行合典經不遺宿諾義

割斯情表德來裔垂則後生

齊杞梁妻贊

遭命不改逢時險屯夫卒莒場郊弔不賓哀崩高城訴情穹旻遂赴淄川託軀清津軀一作身

楚狂接輿妻贊

接輿高潔懷道行謹妻亦氷清同味玄昭遺俗榮津志遠神遼

孟軻母贊

鄒母善導三徙成教鄰止庠序俎豆是效斷織激子廣以墳典聰達知禮敷述聖道

班婕妤賛

恂恂班女恭讓謙虛辭輦進賢辨祝理誣形圖丹青名侔樊虞

巢父惠施賛

泱泱長流洒洒清波恩文巢惠再詠再歌垂綸一壑萬象匪多神乎暢矣縕同基阿

德剛贊

溫溫德剛實秉道純履此聖義體此敦仁篤物博好靡疎靡親九族懷附邦邑望塵貴實賤華尚素安貧雖在崇高必若平民匪道之榮譬之生民褏飾之譽謂之謗身惟義是存惟道是尊

德柔贊 藝文類聚一作頌

邈邈德柔越天之剛神以知來智以藏往 疑遺四字 含純溥生允矣君子展也大成執德純粹岳峻川渟履行高厲

蕩乎其平敦興聖道率正不傾令聞不已載路厥聲

納楊后贊

清和協極二儀降靈啓兹楊族仁哲誕生徽音內發有馥其馨玄符表運作合聖明文定厥祥考卜惟貞良辰納幣三光朗清元公執贄嘉禮告成卿士庶僚爛其充庭赫赫華宗奕世載榮讜光其尊在滿戒盈受兹介福垂祚億齡　並藝文類聚

武悼楊皇后頌　晉書武帝咸寧二年納悼后芬於坐受詔作頌元后從妹弘農

華陰人

峩峩華嶽峻極泰清巨靈導流河瀆是經惟瀆之神惟嶽之靈鍾于楊族載育盛明穆穆我后膺期挺生含聰履喆岐嶷夙成如蘭之茂如玉之瑩越在幼沖休有令名飛聲八極翕習紫庭超任邈姒比德皇英京室是嘉備禮致娉令月吉辰百僚奉迎周生歸韓詩人是詠我后戾止車服輝暎登位太微明德日盛羣黎欣戴函夏同慶翼翼聖皇叡喆孔純愍兹狂戾闡惠播仁蠲釁滌

熾與時惟新沛然洪赦恩詔遐震后之踐祚圖圖虛陳萬國齊歡六合同欣坤神忭儛天人載悦興瑞降祥表精日月和氣煙熅三光朗烈既獲嘉時尋播甘雪玄雲晻靄靈液霏霏既儲既積待陽而晞曣晛沾濡柔潤中畿長享豐年福祿永綏穆穆我后一作我后穆穆履喆作體喆狂戾作厄羸

鬱金頌

伊此奇草名曰鬱金越自殊域厥珍來尋芬香酷烈悦目怡心明德惟馨淑人是欽窈窕妃媛服之褵衿永垂

名實曠世彿沈藝文類聚

惠帝賈皇后字南風太宰充女淫虐不道為趙王倫所誅廢為庶人

太子遹葬禮表賈后既廢太子矯詔殺之將以庶人禮葬僞為表聞詔葬以廣陵王禮

遹不幸喪亡傷其迷悖又早短折悲痛之懷不能自已妾私心冀其刻肌刻骨更思孝道規為稽顙正其名號此志不遂重以酸恨遹雖罪在莫大猶王者子孫便以匹庶送終情實憐愍特乞天恩賜以王禮妾誠闇淺不

識禮義不勝至情冒昧陳聞

## 愍懷太子遹

字熙祖惠帝長子母謝夫人玖進淑媛及太子遇酷玖亦被害

### 遺妃王惠風書

賈后將廢太子詐稱上不和呼太子入朝既至賜以酒棗逼醉使黃門侍郎潘岳作書草若禱神之文有如太子素意以紙筆使太子書之太子醉迷不覺其字半不成補成之后呈惠帝帝幸式乾殿以太子書青紙詔曰遹書如此今賜死徧示諸公王惟張華裴頠申救太子后懼事變乃表免為庶人送金墉城妃父衍表請離婚太子至許遺妃書明年復以太子為逆幽于許昌宮之別坊使黃門孫慮殺之妃後為劉曜執賜其將不屈死

鄙雖頑愚心念為善欲盡忠孝之節無有惡逆之心雖非中宮所生奉事有如親母自為太子以來㪅見禁檢不得見母自宜城君亡不見存恤恒在空室中坐去年十二月道文疾病困篤父子之情實相憐愍于時表國家乞加徽號不見聽許疾病既篤為之求請恩福無有惡心自道文病中宮三遣左右來視云天教呼汝到二十八日暮有短函來題言東宮發疏云言天教欲見汝即便作表求入二十九日早入見國家須臾遣至中宮

中宫左右陳舞見語中宫旦來吐不快使住空室中坐須臾中宫遣陳舞見語聞汝表陛下為道文乞王不得王是成國耳中宫遥呼陳舞昨天教與太子酒棗便持三升酒大盤棗來見與使飲酒噉棗盡鄙素不飲酒即便遣舞啓説不堪三升之意中宫遥呼曰汝常陛下前持酒可喜何以不飲天與汝酒當使道文差也便答中宫陛下會同一日見賜故不敢辭通日不飲三升酒也且實未食恐不堪又未見殿下飲此或至顛倒陳舞復

傳語曰不孝那天與汝酒飲不肯飲中有惡物邪遂可飲二升餘有一升求持還東宫飲盡逼廹不得已更飲一升飲已體中荒迷不復自覺須臾有一小婢持封箱來云詔使寫此文書鄙便驚起視之有一白紙一青紙催促云陛下停待又小婢承福持筆研墨黄紙來使寫急疾不容復視實不覺紙上語輕重父母至親實不相疑事理如此實為見誣想衆人見明也賈后母郭槐充之妻封宜城君

彪字道文

太子長子

潘岳詐愍懷太子書

陛下宜自了不自了吾當入了之中宮又宜速自了不了吾當手了之并謝妃共要剋期而兩發勿疑猶豫致後患茹毛飲血於三辰之下皇天許當掃除患害立道文為王蔣為内主願成當三牲祠北君大赦天下要疏如律令 並晉書

安平獻王孚 字叔達宣帝次弟仕魏歷太宰

請造沁水石門表 水經注晉安平王孚為魏野王典農中郎將所造詔書聽

許

臣孚言臣被明詔興河内水利臣既到檢行沁水源出銅鞮山屈曲周廻水道九百自太行以西王屋以東層巖高峻天時霖雨衆谷走水小口漂迸木門朽敗稻田汎濫歲功不成臣輒按行去堰五里以外方石可得數萬餘枚臣以為方石為門若天亢旱增堰進水若天霖雨陂澤充溢則閉石斷水空渠衍滂足以成河雲雨由人經國之謀暫勞永逸聖王所許願陛下特出臣表勑

大司農府給人工勿使稽延以贊時要臣孚言

魏明帝悼后書銘旌議或欲去姓而書魏或欲兩書孚議從之

經典正式皆不應書凡帝王皆因本國之名以為天下之號而與往代相別耳非為擇美名以自光也天稱皇天則帝稱皇帝地稱后土則后稱皇后此乃所以同天地之大號流無二之尊名不待稱國號以自表不俟稱氏族以自彰是以春秋隱公三年經曰三月庚戌天王崩尊而稱天不曰周王者所以殊乎列國之君也八月

庚辰宋公和卒書國稱名所以異乎天王也襄公十五年經曰劉夏逆王后於齊不云逆周王后姜氏者所以異乎列國之夫人也至乎列國則曰夫人姜氏至自齊又曰紀伯姬卒書國稱姓此所以異乎天王后也由此考之尊稱皇帝赫赫無二何待於魏乎尊稱皇后彰以謚號何待於姓乎議者欲書魏者此以為天皇之尊同於往古列國之君也或欲書姓者此以為天皇之后同於往古之夫人也乖經典之大義異乎聖人之明制非

所以垂訓將來為萬世不易之式者也

上武帝除喪復常奏文帝崩武帝既葬除喪深衣素冠降席撤膳太宰司馬孚太傅鄭沖太保王祥太尉何曾司徒領中領軍司馬望司空荀顗車騎將軍賈充尚書令裴秀尚書僕射武陵都護大將軍郭建侍中郭綏中書監荀勗中軍將軍羊祜等奏

臣聞禮典軌度豐殺隨時虞夏商周咸不相襲蓋有由也大晉紹承漢魏有革有因期於足以興化致治而已故未得皆返太素同規上古也陛下既以俯遵漢魏降喪之典以濟時務而躬蹈大孝情過乎哀素冠深衣降

席撤膳雖武丁行之於殷世曾閔履之於布衣未足以喻方今荆蠻未夷庶政未乂萬機事殷動勞神慮豈遑全遂聖旨以從至情加歲時變易期運忽過山陵彌遠攀慕永絶臣等以為陛下宜回慮割情以康時濟治輒勅御府易服内省改坐太官復膳諸所施行皆如舊制

濟治晉書作濟俗

武帝詔答

每感念幽冥而不得終苴絰於草土以存此痛況當食

稻衣錦誠俛然激切其心非所以相觧也吾本諸生家傳禮來久何心一旦便易此情於所天相從已多可試省孔子荅宰我之言無事紛紜也言及悲剥奈何奈何

悲剥晉書作悲赧

重奏

伏讀聖詔感以悲懷輒思仲尼所以抑宰我之問聖思所以不能以已已甚深甚篤然令以干戈未戢武事未偃萬機至重天下至衆陛下以萬乘之尊履布衣之禮

服麤席藁水飲蔬食殷憂內盈毀悴外表然而躬勤萬機坐而待旦降心接下仄不遑食所以勞力者如斯之甚是以臣等悚息不寧誠懼神氣用損以疚大事輙勅有司改坐復常率由舊典惟陛下察納愚款以慰皇太后之心今以晉書作令者

又詔答帝遂以此禮終三年後居太后喪亦如之

重覽奏議益以悲剝不能自勝奈何奈何三年之喪自古達禮誠聖人稱心立哀明恕而行也神靈日遠無所

告訴雖薄於情食旨服美朕更所不堪也不宜反覆重傷其心言用斷絶奈何奈何奈何宋書心晉作情告訴作訊告

遺令晉書

有魏貞士河内温縣司馬孚字叔達不伊不周不夷不惠立身行道終始如一當以素棺單椁斂以時服

瑯邪王伷字子將宣帝子

薦山簡表伷時為鎮東大將軍

從事中郎缺用第三品中散大夫河内山簡清精履正

才職通濟品儀第二也北堂書鈔

梁王肜字子徽宣帝第八子歷丞相太宰領司徒為宗師

理汧督馬敦疏肜時為征西大將軍上疏詳前策書見潘岳誄

敦固守孤城獨當羣寇以少禦衆載離寒暑臨危奮節保穀全城而雍州從事忌敦勲效推極小疵非所以褒獎元功宜解敦禁劾假授

齊王攸字大猷文帝次子仕魏衛將軍武帝踐阼封齊王出都督青州

藩國自除長吏議時詔議藩王令自選國内長吏攸奏議不許

昔聖王封建萬國以親諸侯軌迹相承莫之能改誠以君不世居則人心偷幸人無常主則風俗偽薄是以先帝深覽經遠之統思復先哲之軌分土畫疆建爵五等或以進德或以酬功伏惟陛下應期創業樹建親戚聽使藩國自除長吏而今草創制度初立雖庸蜀順軌吳猶未賓宜俟清泰乃議復古之制

務農重本議奏 詔以比年饑饉議所節省使奏議

臣聞先王之教莫不先正其本務農重本國之大綱當

令方隅清穆武夫釋甲廣分休假以就農業然守相不能勤心恤公以盡地利昔漢宣歎曰與朕理天下者惟良二千石乎勤加賞罰黜陟幽明於時翕然用多名守計今地有餘羡而不農者衆加附業之人復有虛假通天下之謀則饑者必不少矣今宜嚴勑州郡檢諸虛詐害農之事督實南畝上下同奉所務則天下之穀可復古政豈患於暫一水旱便憂饑餒哉考績黜陟畢使嚴明畏威懷惠莫不自厲又都邑之內游食滋多巧伎末

業服飾奢麗富人兼美猶有魏之遺弊染化日淺靡財害穀動復萬計宜申明舊法必禁絶之使去奢即儉不奪農時畢力稼穡以實倉廩則榮辱禮節由之而生興化反本於兹爲盛

選長史令　國長吏缺典書請求差選攸下令

忝受恩禮不稱惟憂至於官人敘才皆朝廷之事非國所宜裁也其令自上請之

議按吏教

夫先王馭世明罰勑法濉朴作教以正逼慢且唐虞之朝猶須督責前欲撰次其事使麤有常懼煩簡之宜未審其要故令劉程二君詳定然思惟之鄭鑄刑書叔向不韙范宣議制仲尼譏之令皆如舊無所增損其常節度所不及者隨事處決諸吏各竭乃心思同在公古人之節如有所闕以賴股肱匡佐之規庶以免負

太子箴惠帝為太子攸授太子太傅獻箴藝文作太傅箴誤

伊昔上皇建國立君仰覲天文俯察地理創業恢道以

安人承祀祚延統重故援立太子尊以弘道固以貳己儲德既立邦有所恃夫親仁者功成邇佞者國傾故保相之材必擇賢明昔在周成旦奭作傅外以明德自輔內以親親立固德以義濟親則自然嬴廢公族其崩如山劉建子弟漢祚永傳楚以無極作亂宋以伊戾興難張禹佞給卒危强漢輔弼不忠禍及乃躬匪徒乃躬乃喪乃邦無曰父子不間昔有江充無曰至親匪貳或容潘崇諛言亂真譖潤離親驪姬之讒晉侯疑申固親以

道勿固以恩脩身以敬勿託以尊自損者有餘自益者彌昏庶事不可以不恤大本不可以不敦見亡戒危覩安思存冢子司義敢告在閣並晉書　藝文類聚王廙保傅箴云保傅賢明宗國用寧輔佐不忠禍及於躬無曰父子無閒乃有潘崇無曰父子無二或容江充志不可解恩不嘗恃一藥不嘗罪歸許止一時不待惡延宗子

## 與山濤書

中庶子東宮顯職加侍接左右誠宜得篤粹有行檢之人想悉在尊意必允衆望也藝文類聚

又

洗馬令之清選前後選文書才義也又與濤書舍人令之清選也

又

武長嗣篤敏有器思今東宮洗馬缺闕

又

太子舍人夏侯湛秉心居正理識明徹應可郎也並北堂書鈔

汝南王亮字子翼宣帝第四子歷太宰録尚書爲楚王瑋所害　自汝南至東海八王皆

亂晉而不得其死晉書别爲序傳又别有八王故事

日蝕上言太康七年正旦日食亮與司徒舒司空瓘上言

三司之任天地人也乾道不普故水旱爲菑人倫失敘故奸宄不禁乃者荆州之城妖菑仍興任城國都水流變赤近三朝之始日有蝕之孟陽節過堅冰未消臣等瑣才叨據高位可謂小人而乘君子之器宜就顯戮以答天意謹免冠徒跣上所假章綬

武帝詔報

夫陰陽失序朕干天道刑政失中之所致也其使冠履勿復通表八王故事

楚王瑋字彦度武帝第五子歷衛將軍加侍中為賈后所害

告諸軍討汝南王亮太保衛瓘手令瑋性很戾汝南王亮太保衛瓘議使之國其長史據稱瑋命諧於賈后使惠帝為詔害二公瑋又矯詔赦亮瓘官屬后先惡亮瓘且忌瑋復以瑋矯制收斬之

天禍晉室凶亂相仍間者楊駿之難實賴諸君剋平禍亂而二公潛圖不軌欲廢陛下以絕武帝之祀今輒奉

詔免二公官吾今受詔都督中外諸軍諸在直衛者皆嚴加警備其在外營便相率領徑詣行府助順討逆天所福也懸賞開封以待忠效皇天后土實聞此言

矯詔赦亮瓘官屬

二公潛謀欲危社稷今免還第官屬以下一無所問若不奉詔使軍法從事能率所領先出降者封侯受賞朕不食言 晉書

趙王倫 字子彝宣帝第九子歷右軍將軍誅賈后自為相國侍中以篡誅

偽詔倫篡位齊王冏河間王顒成都王穎起兵討倫衛將軍趙泉斬倫黨孫秀使倫為詔迎惠帝反正

吾為孫秀等所誤以怒三王今已誅秀其迎太上復位吾歸老於農畝

齊王冏字景治齊獻王攸子歷大司馬為長沙王乂所害

請立清河王覃為皇太子表覃本清河王遐子時沖太孫薨冏表立後廢死

東宮曠然冢嗣莫繼天下大業帝王神器必建儲副以

固洪基今者後宫未有孕育不可庶幸將來而虚天緒非祖宗之遺志社稷之長計也禮兄弟之子猶子故漢成無嗣繼由定陶孝和之絶安以紹興此先王之令典往代之成式也清河王覃神姿岐嶷慧智早成康王正妃周氏所生先帝衆孫之中於今為嫡昔薄姬賢明文則承位覃外祖恢世載名德覃宜奉宗廟之重統無窮之祚以寧四海顒顒之望覃兄弟雖並出紹可簡令淑還為國胄不替其嗣輒諮大將軍穎及羣公卿士咸同

大願請具禮儀擇日迎拜

理淮南王允表 允為武帝子歷太尉謀誅趙王倫見害倫誅冏上表理允

故淮南王允忠孝篤誠憂國忘身討亂奮發幾於剋捷遭大凶逆奄至隕没逆黨進惡并害三子冤魂酷毒莫不悲酸洎興義兵淮南國人自相率領衆過萬人人懷忼慨悉國統滅絶發言流涕臣輒以息超繼允後以慰存亡

理張華等奏 摯虞致書於冏冏奏追贈

臣聞興微繼絕聖王之高政貶惡嘉善春秋之美義是以武王封比干之墓表商容之閭誠幽明之故有以相通也孫秀逆亂滅佐命之國誅骨鯁之臣以斲喪王室肆其虐戾功臣之後多見泯滅張華裴頠各以見憚取誅於時解系解結同以羔羊並被其害歐陽建等無罪而死百姓憐之今陛下更日月之光布惟新之命然此等諸族未蒙恩理昔欒郤降在皁隷而春秋傳其違幽王絕功臣之後棄賢者子孫而詩人以為刺臣備忝在

職思納愚誠若合聖意可令羣官通議

理解系等奏系為西戎校尉與孫秀爭軍事有隙譖于趙王倫與其弟結同被害 冏起義以裴解為寃首議贈焉

臣聞興微繼絶聖主之高政貶惡嘉善春秋之美談是以武王封比干之墓表商容之閭誠幽明之故有以相通也孫秀逆亂滅佐命之國誅骨鯁之臣以斲喪王室肆其虐戾功臣之後多見泯滅至如張華裴頠各以見憚取誅於時系結同以羔羊被害歐陽建等無罪而死

百姓憐之陛下更日月之光照布惟新之明命然此等未蒙恩理昔欒郤降在皂隷而春秋傳其人幽王絶功臣之後棄賢者子孫而詩人以為刺臣備忝右職思竭股肱獻納愚誠若合聖意可羣官通議

八坐解系等議

系等清公正直為奸邪所疾無罪横戮寃痛已甚如大司馬所啓彰明枉直顯宣當否使寃魂無愧無恨為恩大矣

罪王豹奏 詳王豹下

臣忿奸凶肆逆皇祚顛墜與成都長沙新野共興義兵安復社稷唯欲勠力皇家與親親宗室腹心從事此臣夙夜自誓無負神明而主簿王豹比有白事敢造異端謂臣忝備宰相必遘危害慮在一旦不祥之聲可蹻足而待欲臣與成都分陝為伯盡出藩王上誣聖朝鑒御之威下長妖惑疑阻衆心噂沓背憎巧賣兩端訕上謗下讒内間外遘惡導奸坐生猜嫌昔孔丘匡魯乃誅少

正子産相鄭先戮鄧析誅以交亂名實若趙高詭怪之類也豹為臣不忠不順不義輒勑都街考竟以明邪正

並晉書

長沙王乂字士度武帝第六子歷大都督為東海王越所害

致成都王穎書初河間王顒將誅齊王冏乂時在洛為驃騎將軍以乂為內主又攻冏殺之穎鎮鄴懸執朝政憚乂在內遂與顒同伐京師詔乂為大都督以距顒朝議使中書令王衍等說穎令與乂分陝而居穎不從乂致書穎穎復書乂大破穎軍東海王越潛收乂送金墉城顒將張方稱詔殺之顒表穎立為皇太弟

先帝應乾撫運統攝四海勤身若己克成帝業六合清泰慶流子孫孫秀作逆反易天常卿與義衆還復帝位齊王恃功肆行非法上無宰相之心下無忠臣之行遂其讒惡離逖骨肉主上怨傷尋已蕩除吾之與卿友于十人同産王室受封外都各不能闡敷王教經濟遠畧今卿復與太尉共起大衆阻兵百萬重圍宫城羣臣同忿聊即命將示宣國威未擬摧殄自投溝澗蕩平山谷死者日萬酷痛無罪豈國恩之不慈則用刑之有常卿

所遣陸機不樂受卿節鉞將其所領私通國家想來逆者當前行一尺却行一丈卿宜還鎮以寧四海令宗族無羞子孫之福也如其不然念骨肉分裂之痛故復遣書

顒時為太尉

臨妝上表

陛下篤睦委臣朝事臣小心忠孝神祇所鑒諸王承謬率衆見責朝臣無正各慮私困收臣別省送臣幽宮臣不惜軀命但念大晉衰微枝黨欲盡陛下孤危若臣死

國寧亦家之利但恐快凶人之志無益於陛下耳（並晉書）

成都王穎（字章度武帝第十六子拜丞相東海王越收捕穎渡河被執為范陽王虓長史劉輿所殺）

復長沙王乂書

文景受圖武皇乘運庶幾堯舜共康政道恩隆洪業本枝百世豈期骨肉豫禍后族專權楊賈縱毒齊趙内篡幸以誅夷而未静息每憂王室心悴肝爛羊玄之皇甫商等恃寵作禍能不興慨於是征西羽檄四海雲應本

謂仁兄同其所懷便當内擒冏等收級遠送如何迷惑自爲戎首上矯君詔下離愛弟推移輦轂妄動兵威還任豺狼棄戮親善行惡求福如何自勉前遣陸機董督節鉞雖黄橋之退而温南收勝一彼一此未足增慶也今武士百萬良將鋭猛要當與整頓海内若能從太尉之命斬商等首投戈退讓自求多福穎亦自歸鄴都與兄同之奉覽來告緬然慷慨慎哉大兄深思進退也晉書

右將軍皇甫商掌禁兵

河間王顒字文載安平王孚孫太原王瓌之子歷司徒為南陽王模所殺

奏討齊王冏表冏誅趙王倫為大司馬輔政表至冏為長沙王乂所殺

王室多故禍難罔已大司馬冏雖唱義有興復皇位之功而定都邑克寧社稷實成都王之勳力也而冏不能固守臣節實協異望在許昌營有東西掖門官置治書侍御史長史司馬直立左右如侍臣之儀京城大清篡逆誅夷而率百萬之衆來繞洛城阻兵經年不一朝覲百官拜伏晏然南面壞樂官市署用自增廣輒取武庫

祕杖嚴列不解故東萊王蕤知其逆節表陳事狀而見
誣陷加罪黜徙以樹私黨僭立官屬幸妻嬖妾名號比
之中宮沈湎酒色不恤羣黎董艾放縱無所畏忌中丞
按奏而取退免張偉惚恫擁停詔可葛旟小豎維持國
命操弄王爵貨賂公行羣姦聚黨擅斷殺生容署腹心
實為貨謀斥罷忠良伺覦神器臣受重任蕃衛方嶽見
冏所行實懷激憤即日翊軍校尉李含乘驛密至宣騰
詔旨臣伏讀感切五情若灼春秋之義君親無將冏擁

疆兵樹置私黨權官要職莫非腹心雖復重責之誅恐不義服今輒勒兵精卒十萬與州征並協忠義共會洛陽驃騎將軍長沙王乂同奮忠誠廢冏還第有不順命軍法從事成都王頴明德茂親功高勲重往歲去就允合衆望宜為宰輔代冏阿衡之任晉書

東海王越字元超高密王泰次子泰宣帝弟歴司徒自領揚州牧討石勒屯項蕘勒追焚其柩

勅世子毗王承字安期太原晉陽人東海王越鎮許昌以為記室參軍勅其子毗在

府數年

夫學之所益者淺體之所安者深閑習禮度不如式瞻儀形諷味遺言不若親承音旨王參軍人倫之表汝其師之何法盛晉中興書世說注王趙鄧三參軍人倫之表汝其師之謂王承鄧伯道趙穆也袁宏名士傳直云王參軍

與阮瞻等書瞻字千里陳留尉氏人越鎮許昌以瞻為記室參軍與王承謝鯤鄧攸俱在越府越與瞻等書

禮年八歲出就外傅明始可以加師訓之則十年曰幼

學明可漸先王之教也然學之所入淺體之所安深是以閑習禮容不如式瞻儀度諷誦遺言不若親承音旨小兒毘既無令淑之質不聞道德之風望諸君時以閑豫周旋誨接　晉書

與趙穆等書　穆字季子汲郡人才識清通歷尚書郎轉太傅參軍越與穆及承等書

禮八歲出就外傅十年曰幼學明可以漸先王之教也然學之所受者淺體之所安者深是以閑習禮度不如

式瞻軌儀諷味遺言不如親承辭旨小兒毗既無令淑之資未聞道德之風欲屈諸君時以閑豫周旋燕誨也

趙吳郡行狀

與江統書 越為兗州牧以統為别駕委以州事與統書統舉高平郗鑒為賢良陳留阮修為直言濟北程收為方正時以為知人

昔王子師為豫州未下車辟荀慈明下車辟孔文舉貴州人士有堪應此者不

致陳敏書 敏字令通廬江人初為合肥度支遷廣陵遅漕以濟中州又破張昌石冰

等於壽春以功爲廣陵相遂有割據江東之志父憂去職越西迎大駕承制起敏爲右將軍假節前鋒都督致書時越討豫州刺史劉喬敏引兵會之後自稱大司馬楚公敗誅

將軍建謀富國則有大漕之勳及遭永昌之亂則首率義徒以寡敵衆外無彊兵之援內無運籌之侶隻身挺立雄畧縱横擢奇謀於馬首奮靈計於臨危金聲振於江外精光赫於揚楚攻堅陷嶮三十餘戰師徒無虧勍敵自滅五州復全苞茅入貢豈非將軍之功力哉今羯賊屯結游魂河濟鼠伏雉竄藏匿陳留始雖姦盜終圖

不軌將軍孫吳之術既明已試之功先著孤與將軍情分特隆想割草土之哀抑難居之思捨絰執戈來卹國難天子遠巡鑾輿未反引領東眷有懷山陵當憑將軍戮力王略有旋將軍率將所領承書風發米布軍資惟將軍所運書并晉

討石勒傳四方檄越為太傅録尚書懷帝即位委政於越已領兗州牧鎮許昌及還洛領司徒專擅威權乃請討石勒東屯于項檄四方州郡携貳憂疾甍

皇綱失御社稷多難孤以弱才備當大任自頃胡寇内

逼偏裨失利帝鄉便為戎州冠帶奄成殊域朝廷上下以為憂懼皆由諸侯蹉跎遂及此難投袂忘履討之已晚人情奉本莫不義奮當須合會之衆以俟戰守之備宗廟主上相賴匡救檄至之日便望風奮發忠臣戰士效誠之秋也並晉書

范陽王虓字武會宣帝弟馗之孫虓父綏爵歷位司徒

上惠帝表虓鎮許昌河間王顒表立成都王穎為太弟為王浚所破挾天子還洛虓與東平王楙鎮東將軍周馥等上言於是虓先率衆自許屯於滎陽及惠帝西遷浚表虓

為兾州刺史破劉
喬奉天子還都

自愍懷被害皇儲不建委重前相輒失臣節是以前年太宰與臣永惟社稷之貳不可久空所以共啓成都王穎以為國副受重之後而弗克負荷小人勿用而以為腹心骨肉宜敦而猜佻薦至險詖宜遠而讒説殄行此皆臣等不聰不明失所宗賴遂令陛下謬於降授雖戮臣等不足以謝天下今大駕還宫文武空曠制度荒破靡有孑遺臣等雖劣足匡王室而道路之言謂張方與

臣等不同既惜所在興異又以太宰惇德允元著於具瞻每當義節輒為社稷宗盟之先張方受其指教為國效節昔年之舉有死無貳此即太宰之良將陛下之忠臣但以受性彊毅不達變通遂守前志已致紛紜然退思惟既是其不易之節且慮事翻之後為天下所罪故不即西還耳原其本事實無深責臣聞先代明主未嘗不全護功臣令福流子孫自中間以來陛下功臣初無全者非獨人才皆劣其於取禍實由朝廷策之失宜不

相容恕以一旦之咎喪其積年之勳旣違周禮議功之典且使天下之人莫敢復為陛下致節者臣等此言豈獨為一張方實為社稷遠計欲令功臣長守富貴臣愚以為宜委太宰以關右之任一方事重及自州郡已下選舉授任一皆仰成若朝之大事廢興損益每輒疇諮此則二伯述職周召分陝之義陛下復行於今時遣方還郡令羣后申志時定王室所加方官請悉如舊此則忠臣義士有勸功臣必全矣司徒戎異姓之賢司空越

公族之望並忠國愛主小心翼翼宜幹機事委以朝政
安北將軍王浚佐命之胤率身履道忠亮清正遠近所
推如今日之大舉實有定社稷之勳此實臣等所以歎
息歸髙也浚宜特崇重之以副羣望遂撫幽朔長為北
藩臣等竭力扞城藩屏皇家陛下垂拱而四海自正則
四祖之業必隆於今日月之暉眛而復曜乞垂三思察
臣所言又可以臣表西示太宰

又表

成都王失道為姦邪所誤論王之身不宜深責且先帝遺體陛下羣弟自元康以來罪戮相尋實海內所為匈匈而臣等所以痛心今廢成都更封一邑宜其必許若廢黜尋有禍害既傷陛下矜慈之恩又令遠近恒謂公族無復骨肉之情此實臣等內省悲慙無顏於四海也乞陛下察臣忠款 晉書

東平王楙 字孔偉義陽王望第三子歷光祿大夫洛京陷為亂兵所害

王昌前母服議奏 博士謝衡等及尚書八座議上武帝制報 此見晉書又

載杜氏通典人辭互異列後

相王昌父毖本居長沙有妻息漢末使入中國值吳叛仕魏爲黄門郎與前妻息死生隔絶更娶昌母今江表一統昌聞前母久喪言疾求平議

守博士謝衡議

雖有二妻蓋有故而然不爲害於道義宜更相爲服

守博士許猛議

地絶又無前母之制正以在前非沒則絶故也前母雖

在猶不應服

散騎常侍劉智安議

禮為常事制不為非常設也亡父母不知其死生者不著於禮平生不相見去其加隆以期為斷

都令史虞溥議

臣以為禮不二嫡所以重正非徒如前議者防妬忌而已故曰一與之齊終身不改未有遭變而二嫡苟不二則昌父更娶之辰是前妻義絶之日也使昌父尚存二

妻俱在必不使二嫡專堂兩婦執祭同為之齊也

博士秦秀議

二妾之子父命令相慈養而便有三年之恩便同所生昌父何義不命二嫡依此禮乎父之執友有如子之禮況事兄之母乎

許猛又議

夫少婦稚則不可許以改娶更適矣今妻在許以更聘夫存而妻得改醮者非絕而何

侍中領博士張惲議

昔舜不告而娶婚禮蓋闕故堯典以釐降二女為文不殊嫡媵傳記以妃夫人稱之明不立正后也夫以聖人之弘帝者嫡子猶權事而變以定典禮黃昌之告新妻使避正室時論許之推姬氏之讓執黃卿之決宜使各自服其母

侍郎山雄兼侍郎著作陳壽議

溥駁一與之齊非大失也禮無二嫡不可以並耳若昌

父及二母於今各存者則前母不廢已有明徵也設令昌父將前母之子來入中國尚在者當從出母之服茍昌父無棄前妻之命昌兄有服母之理則昌無疑於不服

賊曹屬卞粹議

昌父當莫審之時而娶後妻則前妻同之於死而義不絕若生相及而後妻不去則妾列於前志矣死而會乎則同祔於葬無並嫡之實必欲使子孫於沒世之後追

計二母隔絶之時以為並嫡則背違死父追出母亡議者以為禮無前母之服者可謂以文害意愚以為母之不親而服三年非一無異於前母也

倉曹屬衛恒議

或云嫡不可二前妻宜絶此為奪舊與新違母從子禮律所不許人情所未安也或云絶與死同無嫌二嫡據其相及欲令有服此為論嫡則死議服則生若還自相代理又不通愚以為地絶死絶誠無異也宜一如前母

不復追服

主簿劉卞議

毖在南為邦族於北為羇旅以此名分言之前妻為元妃後婦為繼室何至王路既通更當逐其今妻廢其嫡子不書姜氏絶不為親以其犯至惡也趙姬雖貴必推叔隗原同雖寵必嫡宣孟若違禮苟讓何則春秋所當善也論者謂地絶其情終已不得往來今地既通何為故當追而絶之邪黃昌見美斯又近世之明比

司空齊王攸議

禮記生不及祖父母諸父昆弟而父稅喪已則否諸儒皆以為父以他故子生異域不及此親存時歸見之父雖追服子不從稅不責非時之恩也但不相見尚不服其先終而況前母非親所生義不踰祖莫往莫來恩絕殊隔而令追服殆非稱情立文之謂也以為昌不宜追服

司徒李胤議

䟽為黄門侍郎江南已叛石厚與焉大義滅親况於䟽之義可得以為妻乎

虞溥又駁卞粹議

喪從寧戚謂喪事尚哀耳不使服非其親也夫死者終也終事已故無絶道分居兩存則離否由人夫婦以判合為義今土隔人殊則配合理絶彼已更娶代已安得自同於死婦哉伯夷讓孤竹不可以為後王法也且既已為嫡後服復云為妾生則或貶或離死則同祔於葬

妻專一以事夫夫懷二以接已開偽詐之風傷貞信之教於以純化篤俗不亦難乎今昌二母雖土地殊隔據同時並存何得為前母後母乎設使昌母先亡以嫡合葬而前母不絶遠聞喪問當復相為制何服邪夫制不應禮動而愈失夫孝子不納親於不義貞婦不昧進而苟容今同前嫡於死婦使後妻居正而或廢於二子之心曾無恧乎而云誣父棄母恐此文致之言難以定臧否也禮違諸侯適天子不服舊君然則昌父絶前君矣

更納後室廢後妻矣又何取於宜誅宜撫乎且婦人之有惡疾乃慈夫之所愍也而在七出誠以人理應絶故也今夫婦殊域與無妻同方之惡疾理無以異據已更娶有絶前之證而云應服於義何居

尚書八座議

設令有人於此父為敦煌太守而子後任於洛若父娶妻非徒不見乃可不知及其死亡不得不服但鞠養已者情哀而不相見名制雖戚念之心殊而為之服一也

又兩后匹嫡自謂違禮不謂非常之事而以常禮處之也昔子思哭出母於廟其門人曰庶氏之女死何為哭於孔氏之廟子思懼改哭於他室若昌不制服不得不告其父祖掘其前母之尸徙之他地若其不徙昌為罪人何則異族之女不得祔於先姑藏其墓次故也且夫婦人牽夫猶有所尊趙姬之舉禮得權通故先史詳之不譏其事耳今昌之二母各已終亡尚無並主輕重之事也昌之前母宜依叔隗為比若亡在昌未生之前者

則昌不應復服生及母存自應如禮以名服三年輒正定為文草下太常報楙奉行

武帝制

凡事有非常當依凖舊典為之立斷今議此事稱引趙姬叔隗者粗是也然後狄與晉和故姬氏得迎叔隗而下之吳寇隔塞㤀與前妻終始永絶必義無兩嫡則趙衰可以專制隗氏昌為人子豈得擅替其母且㤀二妻並以絶亡其子猶後母之子耳昌故不應制服也

著作郎干寶論 太興初追論

禮有經有變有權王毖之事有為為之也有不可責以始終之義不可求以循常之文何羣議之紛錯同産者無嫡側之別而先生為兄諸侯同爵無等級之差而先封為長今二妻之入無貴賤之體則宜以先後為秩順敘義也今生而同室者寡死而同廟者衆及其神位固有上下也故春秋賢趙姬遭禮之變而得禮情也且夫吉凶哀樂動乎情者也五禮之制所以敘情而即事也

今二母者本他人也以名來親而恩否於時敬不及生
愛不及喪夫何追服之道哉張惲劉卞得其先後之節
齊王衛恒通於服絶之制可以斷矣朝廷於此宜導之
以趙姬齊之以詔命使先妻恢含容之德後妻崇卑讓
之道室人達長少之敘百姓見變禮之中若此可以居
生又況於死乎古之王者有以師友之禮待其臣而臣
不敢自尊今令先妻以一體接後而後妻不敢抗及其
子孫交相為服禮之善物也然則王昌兄弟相得之日

蓋宜祫祭二母等其禮饋敘其先後配以左右兄弟肅雍交酬奏獻上以恕先父之志中以高二母之德下以齊兄弟之好使義風弘於王教慈讓洽乎急難不亦得禮之本乎

同前 杜氏通典

博士謝衡議

然身不幸去父母遠妻子妻於其家執義守節奉宗祀養舅姑育稚子後得歸還則固為已妻父既為妻子豈

不為母昌宜追服三年

博士許猛議

絕有三道且夫絕妻如紀叔姬其逼以王法隔以殊域而更聘嫡室者亦為絕矣是以禮有繼母服無前母制是以前母非沒則絕也以昌前母雖在猶不應服若昌父在則唯命矣依禮記昌唯宜追服其兄耳

尚書都令史虞溥議

臣以為禮不二嫡重正也苟正嫡不可以二則昌父更

娶之辰即前婦義絶之日固不待言而可知矣議者以昌父無絶遺之言尚為正嫡恐犯禮虧教難以示後按昌父既册名魏朝更納後室豈得懷舊君於江表存外妻於讐國乎非徒時政之所禁乃臣道所宜絶設使昌父尚存今始會同必不使兩妻專尚二嫡執祭以此驗之故知後嫡立宜前嫡廢也即父使有兩立之言猶將以禮正之況無遺命可以服乎溥以為宜如猛議

博士秦秀議

按議者以禮無前妻之名依名絶之不為之服斯乃是也今兄弟不同居而各以路人相遇其母恐一體之愛從此絶矣古人之為未必按文唯稱情耳以為二母之子宜各相事皆如所生雖無成典期於相睦得禮意也若前妻之子不勝母之哀來言曰我母自盡禮於事天為夫先祖所歆享為父志所嘉為人倫所欽敬便迎父喪歸於舊塋以其母祔葬則後妻之子寧可以據儒者之言以距之耶禮二妾之子父命令相慈而三年之恩

便同所生矣昌父何義不令二嫡依此禮乎然禮無明制非末學者所敢用心必不得已與其意而絶之不若意而事之故以為昌宜追前母三年二母之祔以先後為敘

侍中程咸議

諸侯無更娶致夫人之制大夫妻死改室不拘立嫡昌父前妻守德約身幸值闓通而固絶之此禮不勝情而漸入於薄也昌母後娉本非庶賤横加抑黜復不然矣

若令二母之子交相為服則並尊兩嫡禮之大禁昔舜不告而娶婚禮蓋闕傳記以二妃夫人稱之明不足立正后也聖人之弘猶權事而變而諸儒欲聽立兩嫡並未前聞且趙姬讓叔隗以為内子黄昌之告新妻使避正堂皆欲以正家統而分嫡妾也昌父已亡無正之者若追服前母則自黜其親交相為服則固非嫡就使未達追為之服猶宜刑貶以匡失謬況可報㸚施行正為通例則兩嫡之禮始於今矣開爭長亂不可以訓臣以

為昌等當各服其母者

著作郎陳壽等議

春秋之義不以得寵而忘舊是以趙姬請迎叔隗而已下之若昌父及二母於今並存則前母不廢有明徵矣設使昌父昔持前母所生之子來入中國而尚在者恐不謂母已黜遣從出母之服茍昌父無棄前妻之命昌兄有服母之理則昌無疑於不服

司馬李苞議

禮重統所以正家猶國不可二君雖禮文殘闕大事可知昌父遇難與妻隔絶夫得更娶妻當更嫁此通理也令之不去此自執節之婦不爲理不絶矣適可嘉異其意不得以私善羈縻已絶之夫議者以趙姬爲比愚以爲不同也重耳適齊志在必還五年之閒未爲離絶衰納新寵於禮爲廢嫡於義爲棄舊姬氏固讓得禮之正是以春秋善之明不得竝也古無二嫡宜如溥駮

中書監荀勗議

昔鄭子羣娶陳司空從妹後隔呂布之亂不知存亡更娶蔡氏女徐州平後陳氏得還遂二妃並存蔡氏之子元疊為陳氏服嫡母之服族兄宗伯曾責元疊謂抑其親鄉里先達以元疊為合宜

新野王歆字弘舒扶風王駿子宣帝孫

上言張昌賊狀昌本義陽蠻太安中聚衆安陸奉劉尼為主稱漢其衆皆以絳科頭揩之以毛歆為鎮南大將軍討昌兵敗見殺陶侃等平之

妖賊張昌劉尼妄稱神聖犬羊萬計絳頭毛面挑刀走

戟其鋒不可當請臺勑諸軍三道救助 晉書



西晉文紀卷四